

三、學教參禪與閱藏

那時的聽經也叫做學教，因為講的經大抵是法華、楞嚴與彌陀疏鈔，不是遵依天台四教儀講，便是遵依賢首五教儀講，學講經的必須先學會天台四教或賢首五教的架子。道階法師承南嶽默庵法師的傳，專天台而能兼通賢首與慈恩的相宗八要，且曾依蕩益的唯識心要講過成唯識論，亦於禪宗能達其要旨，在當時的法師中也已放一異彩。我十八歲的夏初，去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。以學教的關係，進天童寺禪堂中住，並學習了住禪堂的禪和子團體生活，坐香、跑香以及吃放參、敲叫香、當值、出坡等等；也時常聽到和尚及班首講開示，而八指和尚所講的開示，每甚精警。偶然在狹路相遇，亦曾提示話頭以促令起疑參究。我本曾看過指月錄及許多語錄，有時也胡亂答幾轉語。有一天黑夜，我闖入方丈室中，問八指和尚：「什麼是露地白牛？」和尚下座來扭住我的鼻孔大聲斥問是誰？我擺脫了禮拜退出。又道階法師有一次於講小座前陞座次，在法座上云：「法華經本文沒有帶來，那一個把本文送上來看！」及有一人送上去時，便云：「你這是註解，不是本文。下去。」我空手走到座前拜了一拜，法師云：「你卻將本文來。」即下座歸寮。由此都以為

我參禪有省，其實，不過是依通似解罷了。此年的冬季，天童圓瑛知客、明心維那等，以八指舉三關語勘驗學人，打禪七皆猛著精彩，屢函催赴天童禪七，但我卒因他事而未及前去參加。

我初住在禪堂聽講，起頭因口音差異，沒有看得註解，聽時強半不懂。過了五六日，口音聽懂了，又借閱了幾種註解，使用我特別強盛的記聞力，把講的完全聽記下來。並知道法師是大概依據法華會義講的，將會義的釋文也完全記憶在肚中。有老聽經的在法師前交口譽之，法師遂選一座最難講的「十如是」句，抽我的籤講小座。經文沒多幾句，有些人兩三分鐘便沒得講了。我陞了座，把聽到、看到、記得的貫串起來，大講特講，講了差不多兩小時，聽者無不驚異！其實，我這不過是背講，等於鸚鵡學人語。然未幾，法師著人來要我到法師寮住，以司檢查經書的專職。我因得多閱覽法師所攜各種經書，尤以閱弘明集、廣弘明集及法琳傳、明教嵩文集等一類與儒道辯論的護教文字，感發並影響我後來弘護教法的心理為多。是期，遇到小座沒有人講，便由我來講，一期中總共講過七次；其他老聽經的，最多也不過講三四次。那年，會泉、圓瑛也住在書記寮聽經，圓瑛曾約我在御書樓上關聖像前訂盟換帖為兄弟，異常親熱，因此時有些詩句唱和。我詩集中呈八指頭陀詩，聽道階法師講經詩等，亦於是夏開始。並由法師於大小座外，另於晚飯後講講教觀

綱宗、相宗八要，與圓瑛、會泉等也學立立因明的三支比量，但皆不過一知半解。

次夏，再到天童聽道階法師講楞嚴，圓瑛已升任頭單知客。我與能達等住在經單上聽，除聽經外，一切優遊自在。能達為老聽天台教者，攜有楞嚴經註解多種，我甚愛借看其蒙鈔及宗通。另外，更從法師聽聽相宗八要兼及賢首五教儀等，總算於聽經學教有了些基礎。那時，聞道階法師曾閱全藏及稱讚閱藏經利益，圓瑛尤力任介紹我到汶溪西方寺閱藏。經期畢了，到寧波拜辭水月法師，遂於永豐院攜出衣單，由圓瑛引見西方寺淨果和尚，乃安居在藏經樓閱藏寮中閱藏。圓瑛介紹我到西方寺閱藏，大有造於我的一生，故後來他與我雖不無牴牾，我想到西方寺的閱藏因緣，終不忘他的友誼。

西方寺閱藏寮總共只有八間，在藏經閣另開飯一桌，上殿、過堂、做經懺，盡皆不用去。住閱藏寮者皆稱法師，也的確都是法師：內中有一七十多歲者，咸呼以老法師；其他最少也三十歲以上，如淨寬（後金山方丈）、本一（後章華方丈）、昱山等，以剛剛十九歲的我在其間，遂多以小法師呼我。首先歡迎我及幫助我鋪設寮房的，就是同戒的昱山兄。昱山原籍常州，讀書出身，似曾辦些公務。到三十相近，偶然聽聞佛法，深感人世多罪多苦，非出家不能解脫，因到普陀剃度。與我同在天童受戒後，不久即來西方寺閱藏經。起初一兩個月中，我專在大藏中，找夢遊集、紫柏集、雲栖法彙以及各種經論等，沒

系統的抽來亂看，且時與昱山以詩唱和，憶數日間曾和過西齋淨土詩各百零八首。一日，同住藏經閣的老法師，喟然嘆曰：「你這東扯西扯的看，不是看藏經法，應從大般若經天字第一函，依次第每日規定幾多卷的看去，由經而律、而論、而雜部，如此方能把大藏全看一遍。」我聳然敬聽之，從此乃規定就目力所能及，端身攝心看去。依次日盡一二函，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，身心漸漸凝定。一日，閱經次，忽然失卻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，無數塵刹煥然炳現如凌空影像，明照無邊。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，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。數日間，閱盡所餘般若部，旋取閱華嚴經，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。伸紙飛筆，以似歌非歌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，日數十紙，累千萬字。昱山、淨寬等灑然驚異，恐同憨山所曾發禪病，我微笑相慰，示以平常態度，遂仍一般饑吃困眠的安靜下來。從此，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，心智透脫無滯，曾學過的台、賢、相宗以及世間文字，亦隨心活用，悟解非凡。然以前的記憶力，卻銳減了。又前一月中，眼睛不知不覺的也變成近視了，此為我蛻脫塵俗而獲得佛法新生命的開始。

看經到了次年夏初，華山、淨寬等約去寧波七塔寺聽諦閑法師講天台四教儀。晚飯後，法師偃坐藤榻上，聽講的老宿，如楚泉、華山、淨寬、摩塵、靜修、持律等，每環繞申問，法師隨問隨答。一日，我亦在眾內，一人問：「七識八識如何區別？」法師答：

「七識無體，八識有體為別。」問者不再問，我忽然忍俊不禁，插一問云：「七識無體，喚什麼做七識？」答云：「七識依八識為體。」進問：「七識無體，誰依八識？」答云：「七識本皆無體，都依八識為體的。」進問：「然則不惟第七無體，前六亦應無體。」這卻有些觸惱法師了！斥云：「你說前六亦無體，是斷見。」我話到口邊更不相讓，即云：「然則第七亦應有體！」轉斥云：「這又是常見。」我捷聲大呼云：「一切法本來是常住的。」滿房的人無不震驚，法師亦為之愕眙半晌，乃微笑云：「一切法本來常住，但恐你不會！」我亦一笑以罷。聽眾中有非議不應冲犯法師者，然法師初不以為忤。未幾，我為圓瑛被鄞縣知縣官因故拘押，致函八指頭陀，頗怪其不為解救。八指頭陀到七塔寺來呵責。我因此未獲將四教儀聽完，避到平望小九華；入秋仍返甬。至次年臘底，及辛亥年的秋間，又回西方寺閱經月餘，三入三出，總計不過一年有零，所以終不能按次第遍閱大藏一週。而昱山住藏經閣六七年不動，可見於我的詩存中與他贈答的詩篇。昱山並曾屢屢鞭辟向裏的督策我用本分上工夫，我卒隨逐境風以飄蕩，不能依其所教，辜負此良友實多。後時贈詩中有：「也知今日事，有負古人心」句，然亦根性與機緣各有差別使然，所謂同條生不同條死，古人已先有之。同看藏經的人，永留在記憶中的莫過昱山；但昱山與我的影響猶不止此，還有華山，亦須另為敘述。